

• 唐俊琪 著

YU NAI JIAO ZHIBEN

育乃教之本

高等中医药教育思考录

GAODENG ZHONGYIYAO JIAOYU SIKAOLU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之教乃育

——高等中医药教育思考录

唐俊琪 著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育乃教之本:高等中医药教育思考录/唐俊琪著.

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9

ISBN 7-5369-4144-7

I. 育... II. 唐... III. 中国医药学 - 高等教育 - 教学研究 - 中国 IV. R2 -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5509 号

出版者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电话 (029) 87211894 传真 (029) 87218236

<http://www.sntp.com>

发行者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话 (029) 87212206 87260001

印 刷 陕西德兴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50mm×1168mm 32 开本

印 张 6.5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当人们用教育的现实解读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的时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因为突然膨胀起来的高等教育规模，是在没有充分思想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的，于是教育的本质问题被一再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活动，必须与现实需要相适应，而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教育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于是教育便有了超前发展的理念，需要使然，非教育自身能为之，把教育中的种种问题归罪于教育本身，这是不公允的。

教育者的冷静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规模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现象，重要的是对待已经发展之后的高等教育以合理的引导和规范。于是，各个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被反复修改和完善，这一过程既有利害横陈的分析，也有成熟细致的推论，既有锋芒毕露的思考，也有沉稳精到的研究，既有全面宏观的表述，也有局部深入的探讨。这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造就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绝好历练。确实，种种对教育现实的思索，是一次思想上的磨炼，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升华。

当我把近年来发表过的关于中医药教育的论文以及相关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册并且再次阅读的时候，心中油然泛起一股不安与激情交融互现的涌动，因为这里凝结了许多的虽然浅显却又有些许闪光点的思考。

中医药正规高等教育时间虽然不长，但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这种在师承私塾和学坊式教育基础上生根发芽的带有传统痕迹的新型学校教育，是祖国医学在新的背景下的一种展示形式，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严密推理，也不同于人文科学的挥洒有度，是一种传统文化与传统科学在现代学子身上的授

受实践，如何使现代观念下成长的学子接受远古时期的哲学观念指导下的生命科学，本身就是高深莫测的学问，我辈薄识，何以发现真谛？

就一种教育模式而言，它涵盖了学科特点、师资水平、教学条件等多种要素，因而又不是同一的东西，它是因时因地而改变的东西。陕西作为中医药学的发祥地，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保守的人文环境给中医药教育赋予了持重有余、嬗变不足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创新教育理念，无疑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但是，当我们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审视陕西中医学院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已经变了！

时代让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变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中医药教育在遇到现代科学的挑战时，会促使这一行业的工作者们去更好地发掘学科的优势和亮点。回顾中医早期的师承教育，老师总是教学生先学会做人，懂得做人的真谛，才能更好地去救人，这样的人才可掌握救人的本领，因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大医精诚是也！于是乎，我们才明白，育乃教之本！育人作为学校存在的宗旨，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社会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人才在学校环境下的成长，首先需要的是优质教学活动，通过“教”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这是学校教育最主要的部分。问题的核心是怎样教学生？教给学生什么？这既涉及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也涉及师资队伍建设。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经过多年来的反复完善，已经脱离了传统的言传身授概念，融立体思维与现代逻辑于古典学术之中，使之更容易被现代学生掌握，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学校更多地强调了现代理念层面的东西，以“悟”为核心的中医辨证论治正在被以某种形式边缘化，这是一种可怕的演进！谁又能阻挡得住这种趋势呢？毕业生就业的艰难以及中医医疗机构的“西化”环境导致中医的学校教育带有某种功利特质，即根据社会需要确定人才培养模式。如果我们继续听之任之，中医学的科学内涵靠什么来传扬？我们只

有一个选择，教学生更多地知道中医的真谛，从而热爱它，弘扬并发展之。

于是，我们不难推论，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育”学生，把学生“育”成中医药的合格接班人。因此，“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假如我们中医药院校的师生不能根深蒂固地认识到中医药学是一种需要用特殊品格与意志去掌握的科学，需要用体现学科特质去发扬的话，仅有一般的教育规律去引导，最后必然被现代生命科学取而代之，或者沦为补充医学，到那时，中医学就真的成为“文化遗产”了。遗产需要保护，需要通过教育的方法使其传承下去，但是大规模的教育是不需要的！因此，积极的态度是挖掘中医教育的实质，采用更加合理的教育方式，“育”出一批有真知灼见的中医学子，一批“死心塌地”的中医爱好者，这是中医高等教育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中医药学作为一门融自然、人文、生物科学于一体的传统科学，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中学发展史上看，中医药学学科本身的特点规定了它既是救人的科学，也是育人的科学。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人本思想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决定了中医学是在一个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诊疗疾病的生命科学。中医学的传承过程足以说明它对救人的“人”高标准、严要求的选择。如果说中医学术的传承是一种教育活动的话，那么这种“教”的本质在于“育”，在于育出厚德载物，洞悉人文的“上工”仁人。

我们无法确定先贤们在传授他们的医术心得时设定的育人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要求继承者品德高尚，不媚权贵、不图钱财，而“潜心医药，精究方术”，最后成长为精诚的“苍生大医”。

当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以及现代医学成为社会的主导医学之后，中医学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服务于人类健康，中医药教育也被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之中。环境及教育条件变化之后，

高等中医药教育似乎与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的距离更拉近了，这种氛围下的中医学术在医学生中如何扎根，就成为中医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试图从实践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见解，是本书成册的真实目的。抛砖引玉，自不待言，欢迎各界同仁不吝赐教！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陕西中医学院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屈榆生同志倾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唐俊琪

2006年7月于陕西中医学院

目 录

●治学理念篇

从中医教育的历史看未来发展	(3)
办学理念中的人本思想与人文教育	(13)
对办学定位与办学特色的思考	(20)
创新办学理念是中医院校以评促建的核心	(29)
明确办学指导思想,着力提高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	
.....	(35)
明确办学方向 实现快速发展	(43)
对现代大学观念的一点认识	(51)
创新理念是教育思想观念的科学内核	(54)
准确定位 明确理念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本科教学工作	
.....	(61)
谈谈校风、教风与学风建设	(69)

●治教管理篇

高教创新中的教育功能思考	(73)
试论医学与人文的关系	(81)
高等中医教育发展方向的几点思考	(89)
正确认识中医教育环境的“西化”与非主体专业开设	
.....	(95)
试论医学道德教育中的几个问题	(101)

严谨求实 认真搞好内涵建设	(109)
真抓实干 规范管理 以实际行动落实质量立校战略	(115)
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努力促进全院学术水平的提高	(118)
众志成城,追求卓越	(124)
为人师表 教人不倦	(131)
苦练内功 励精图治	(136)
扎实扎实抓评建 实实在在谋发展	(142)
试论经济管理理论对高等学校经济管理工作的指导作用	(146)
中医药学的理论特色与临床价值	(152)
●育人励志篇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理论思考	(161)
高校行政管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68)
优化育人环境 培养合格人才	(174)
知行合一 严谨有为——谈谈良好学风的形成	(180)
走进中医 立志成才	(185)
放飞理想 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丰功立业	(189)
志存高远 勇攀医药新高峰	(191)

治学理念篇

理念是一个灵魂深处的东西，存在于思维中，表达在言行上，要准确表述并不容易，对于我们这些平凡无奇者，尤其如此。但是，当我们试图围绕某种追求去思考时，理念就成为一种支撑，一股勇气和动力，这是真的！

从中医教育的历史看未来发展

远古洪荒，人类在与大自然搏斗中逐渐掌握了一些抵御病魔的本领，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适合当时人文水平的医学知识概念，由于这种知识和技能的支离破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医学知识仅仅是一些防病治病的常识和实践技能。随着《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著作的形成，中医学随之以一种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出现。于是，中医学的传承便成了在理论基础上的弘扬。自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医教育才正式拉开帷幕。

一、古代中医教育概略

我国古代比较发达的文字文化为中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古代医学教育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师承教育，二是自学成才，三是官办学校式教育。在大部分时间里以师承教育和自学成才为主，并且一以贯之。官办的学校式教育则时盛时衰，因朝代不同而异。师承教育作为古代医学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形式，也与中医学属于技艺性质之行业传承的特殊需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师承教育作为中医教育的主流长期存在，于是形成了中医独特的人才培养规律，即学生全面继承老师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学生中的天资聪颖者在老师学术思想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观点，促进中医学科取得新的进步。由于师承过程中的门户之见，往往形成仁者见仁，百家争鸣的局面，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

自学成才在中医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教育现象。由于中医学科自身人文观念十分强烈，以阴阳五行为基本哲学思想的知识体系，容易使人文才俊接近其知识内核，无师自通者

并不鲜见。甚至中医的许多“大家”都是自学成才者。实际上，单纯的自学成才者是不存在的，因为学习中医要想有所造诣，除了苦读深究经典医籍之外，大都从师于某一名医或许多名医，研究他们的临床心得、学术思想，再综合成为一家之言。

官办学校教育则与朝代当政者的基本观念有关。宋代皇家崇文抑武，自开国起便对医学给予高度关注，以医学为推行“仁政”、显示爱心的重要手段。因之，宋代习医之风大盛，官办医学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太医局的创办，针灸铜人的创制等，成为彪炳史册的医学教育典范。而一旦人亡政息，则学校教育便有中断之虞。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中医的学校教育忽冷忽热，始终未能形成定式，中医一直处于单打独斗，个体探索的状态，因而无法形成研究团队，这也是中医未能在学术上形成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论何种教育形式的存在，中医学都能得到延续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医具有明显的人文属性。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古代文化对医学教育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教育原本是文化活动的一部分。以文化思潮论，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盛衰兴替，代有变迁，但以儒家文化根基最深，对古代医学影响也最大，北宋名医范仲淹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说，张仲景、皇甫谧也有类似思想。“医为儒者之事”几成共识。由于医学与儒学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文化现象。

古代医学强调“医者意也”，注重能力的培养，医家们主张学医者“审谛覃思”，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和高超的临床技能。在学习内容上，基本要点是形成包含中医学术体系的三个层次：哲学思想、医学理论和临床技艺。中医学的哲学思想，除一般的唯物论、辩证法、整体观、互动观外，还与生命科学密切相关，如天人观、生命观、养生观、疾病观、治疗观等。这些思想在《内经》中已基本奠定。而中医哲学思想是以渗透于几部经典医著与各科理论之中为特点的。这一教学传递十分重要，

强化了“中国历史上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思想与自然科学结成紧密的联盟”，构成了学术核心完整集中与外延知识广泛发散有机结合的教育内容。

总而言之，古代医学教育是在先有医学实践，再总结出理论基础上的言传身授，尽管有一定形式的集成教育，但不足以形成规模，更未有系统的教学计划出现，是一种散在式、自发式、师传与感悟相结合的教育形式，其特点是强调个人修养，德才兼备，独到见解。尤其是与人文科学和哲学的密切联系，使得医学传播受制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未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自然科学，这一特点一直影响至今。

二、近代中医教育的基本特点

近代一般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痛苦的时期。由于西方医学的输入和传播，出现了中西医学并存的格局，这一方面为中国人民增加了防病治病手段，同时也给中医学以重大冲击。面对这一冲击，中医界在捍卫中医学术的过程中，开始用新的观点探索中医学术体系的精神实质，并研究时代条件下发展中医学术和培养中医人才的方法和途径。

近代中医教育主要有三个特点：传统的师承教育发生演变，中学校大量兴起和衷中参西教育模式的出现。

在古代的师承教育中，除个别名医外，一般只传数人，近代由于文化交流和交通的发展，有扩大的趋势，如晚清名医柳宝诒（1842~1901）门人多达百人。在师传授徒中，强调突破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古代师承门户之见甚深，诸医家间或封闭保密，近代则有兼收并容之潮流出现。如晚清闻名全国的孟河医家中，费、马、丁、巢、沙、贺诸家传医学，均有辗转传授之趋向，如丁甘仁，除家承学术外，又受业于马文植门下，并私淑于黄氏，得三家之长。这一趋向意味着中医学术在教育过程中的封闭性减少，更有利子取长补短，完善学术。

近代中医学校教育除了官办以外，大量的民间中医学校出现，为培养新的中医传人奠定了基础，晚清时期就有近十所中医学校或学堂，学校组织形式已接近西方近代学校模式。到了民国时期，中医学校更朝着正规方向发展，特别是大量的学会组织的成立和中医学术期刊的创办，为中医学校教育提供了较好的文化氛围。辛亥革命后，各地纷纷成立中医学术团体，总数达 90 多个，另有中西医学研究会 20 余个。这些学术团体，除争取中医合法地位，切磋中医学术外，均极为重视中医教育，不少医学团体附设医学讲习所，并着眼于探索、制定医学教育的课程体系，编撰教材。“上海神州医学总会”则直接创办了“神州中医大学”（1926）。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一度通过了废止中医和中医教育的议案，经过中医界和广大民众的抗争，此议案未核准执行。此后，南京国民政府被迫逐步承认中医学和中医教育的合法地位，1931 年，宣布成立“中央国医会馆”，1933 年至 1936 年间，制定和颁布了《中医条例》，并在法制委员会中成立了“中医委员会”。1937 年 4 月，国民政府核准了卫生署制定的《中医教育规程》，决定将中医教育纳入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育系统。1938 年，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医学校通则》。虽然国民政府颁布了许多条例、通则，但并不从实质上重视中医学校教育，事实上，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没有办过一所中医学校。总体来说，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在学科教育上的主要推进，在于引入西方医学的知识系统规范，划分出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基础学科又分为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本草、方剂），临床学科除传统的内、外、妇、儿科外，又增加了眼、喉、针灸、按摩、正骨等学科，这一规范的精神，为以后的现代中医学校教育所继承和发展。

近代中医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体现“中体西用”的观点。由于西方医学的输入并迅速发展，中医学术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挤和打压，中医教育便不得不纳入部分西医教育内容，以适应社会之需。在这一时期，中医界也因此而出现了汇通学派，其

代表人物为唐容川、张锡纯等，多以西医知识来印证和解释中医理论，但因中西医学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印证和解释难免产生一些牵强附会之处。郑观应则认为医学为实学之一，提出“体用兼备”，是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一种观念上的突破。朱沛文明确提示，中医长于审察人体脏腑之运营，西医长于生理解剖，进而认为“信理太过或涉于虚”，认为“夫理非物则无所丽，穷理贵求其实”，即中医也应重视生理解剖之实证。张锡纯以其《医学衷中参西录》而出名，他强调要注重中医思维方式的培养，主张经验应与理论相贯通，要求正确处理师古与创新的关系。关于西医，张氏自言：“年过三十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处。后十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浑，有赖后人阐发耳。”提倡医理分析中西参照，将西药纳入“八纲”辨证之中，临幊上应中西并用。在汇通学派思想引导下，中医教育开始纳入西医课程，上海国医学院甚至在教学计划中列生物学 152 学时，有机化学 114 学时，解剖生理学 304 学时，组织学 76 学时，病理学 380 学时，药物学 380 学时，是典型的中西医学教育课程体系，这与其教务长陆渊雷“立足现实，面对将来”的教育思想有关。中西医教育一体化，是将中医学术和学科教育，与西方科学和医学实行广泛的相互交汇、参证，为现代中医教育进行了早期探索，应该看做是中医教育史上一大进步。

近代中医教育的上述特点，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更是中医教育接受现代教育理念的转型期，对现代中医教育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现代中医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中医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为中医教育从规模、层次、社会地位、社会影响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短短的 50 年中，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民族医学院校 31 所，中等中医学校 71

所，中医药函大、夜大 38 所，有 17 所高等医学院校开办了中医或中药专业，87 所中等卫生学校设置了中医、中药、针灸、民族医学专业等。截至“十五”末，中医院校培养中专毕业生 8 万余名，本专科生 12 万余人，硕士、博士研究生 3000 余人，西医学习中医 12000 余人，中医药院校各类在校学生超过 20 万人。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而层次健全的中医教育体系，在全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新时期中医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明显的阶段划分，形成不同的中医教育模式：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医教育多以进修学校的形式进行，对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和中医学知识的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到 1956 年，各中医学院开始成立后，才逐步招收有高中学历的毕业生入学，但仍有相当一批初中生或相当于初中生的学生直接读中医本科，因而当时多数学校的学制为六年。这一时期的中医教育已经有了系统的规划教材和教学计划，但总体来说，教学仍以“四大经典”为主，结合临床，内、外、妇、儿的大致分科，部分纳入解剖生理教学。尽管这一时期人才培养规模不大，但为中医后续发展积累了经验，蓄积了一批中医基本功颇为扎实的中医教学和临床医疗专家。二是文革阶段。这一时期全国的高等教育均处于混乱状态，而高等中医教育强调“一把草，一根针”，把中医教育与“赤脚医生”培养画上等号，极“左”思潮下的中医教育局面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这是中医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哀。三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发展阶段。应当说，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中医高等教育开始走上正规、健康发展之路。1978 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同志作了重复批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1980 年，卫生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等中医教育工作的意见》，1982 年卫生部在衡阳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其后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等等举措，都为